



卢秀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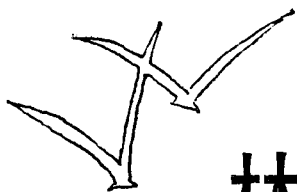
林森火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林森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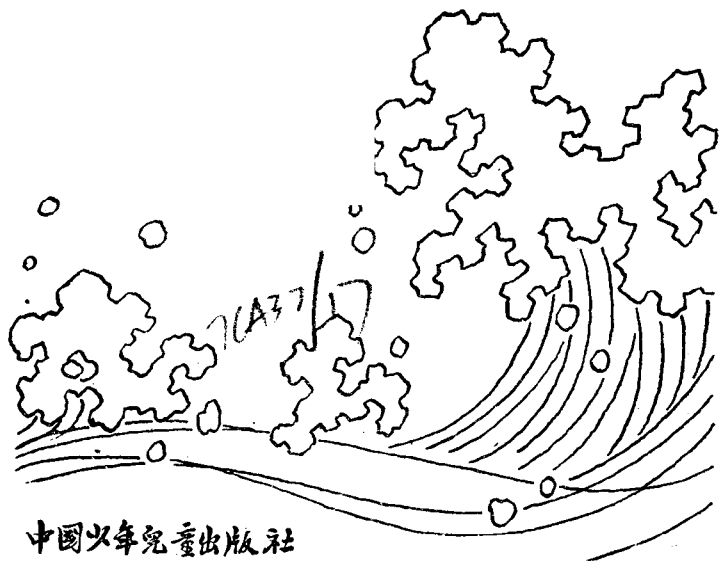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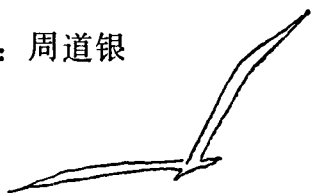
1999年1月1日出版



林 森 火

卢 秀 灿

封面设计：周道银
插图：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林 森 火

卢 秀 灿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印张 52千字

198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7,000册 定价0.34元

内 容 提 要

林森火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。

一九四六年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，他秘密地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儿童团。他积极地带领小伙伴们阅读革命图书。给游击队送信、散发革命传单、侦察敌情等，做了许多革命工作。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窜犯大陆时，林森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。

书中讲述了小英雄许多生动的故事，都是向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。

目 次

风雨如磐·····	1
在失学的日子里·····	10
小小的报复·····	21
闹粮·····	30
启蒙·····	35
深夜印传单·····	41
秘密图书馆·····	47
地下小交通·····	58
夜上小岙山·····	69
贴标语·····	75
一张账目单·····	85
送别·····	95
越过敌人的封锁线·····	102
台下又演了出真戏·····	108
消灭敌人,人人有责·····	115
永远活在人们心里·····	122

“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努力，能努力总能成功。”

“为祖国贡献一切力量！”

——摘自林森火日记

风 雨 如 磐

乌云在空中疾驰，草木在地面摇晃，浪涛在海上翻滚。一场暴风雨正袭击着浙江省玉环县坎门镇。

这是一九四七年的秋天，坎门镇还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，加上频繁的台风暴雨，镇子的市面已经冷落不堪。这个有数千人烟的靠海的渔区集镇，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，大街小巷到处冷冷清清，多数商店虽然还开着门，但却很少有顾客过问。一些商店门口的减价广告，被风吹得七零八落，地上到处流淌着雨水，还有成堆的泥泞、垃圾和风吹断的树枝。几个衣衫褴褛的年老乞丐，蜷缩在街头屋檐下，双手抱着饿得发慌的肚子，用失神的目光望着风雨发呆。

天已近中午了，小学放了学，一群孩子拥出校门，象一群小燕子似地飞快地往家奔，因为肚子里饿呀。有一个男孩子跑得特别快。他个子不高，身子骨倒很结实，一双大眼睛闪闪发亮挺有精神。他头上戴着顶破箬帽，赤着两脚，踏得路面上的积水啪唧啪唧响。看得出，这是个平时吃惯苦的孩子，并没有把暴风雨放在眼里。

过了几条巷口，同学们渐渐地都走散了，这孩子也独个走进自家居住的小巷。

刚刚来到屋门前，突然，几片屋瓦被狂风吹落下来，“哗啦啦”掉在他面前地上，打得粉碎。他慌忙躲了一步，斜眼看了看摇摇晃晃的破屋，这才跳进了堂屋。一边摘下箬帽甩水，一边喊了声：

“妈妈！”

阴雨天屋子里比外边更昏暗。正埋头织着鱼网的妈妈听见喊声，抬头看了一眼孩子，心疼地说：

“哎呀，森火，放学啦？看你淋得象个落汤鸡，当心着凉，快去把衣服换换。”

“哎！”森火顺从地应了一声，把书包放在桌上，向里屋走去。

妈妈望望儿子的背影叹了一口气，又低下头去织起鱼网来。

森火换好衣服出来，见妈妈还坐着织网，没有象往常那样到灶头去端饭菜来给他吃，心里立刻不安起来。他向妈妈望了一眼，妈妈那愁苦的表情，使他立刻想到：家里又没有米下锅了！他刚想开口问，又连忙把话咽了回去。

他知道中午又要挨饿了，虽然肚子里已在咕咕乱叫，但为了不使妈妈伤心，却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偷偷地把裤带勒得紧一些，忍住饥饿，坐到小桌旁边，打开书包，默默地看起书来。

屋子里安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只有屋外凄厉的风雨声，一阵紧似一阵地传进屋里来，撕裂着妈妈的心。森火的一举一动，妈妈全都看到了眼里。多懂事的孩子啊！然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孩子越是懂事，做娘的越发感到心酸。她放下手中的活，扯起衣角，擦擦盈出眼眶的泪珠，走到儿子跟前问：

“火儿，你饿得慌吧？”

“妈妈，我不饿。”森火故意挺了挺肚子，昂起头来回答。

“早晨只吃两碗稀饭，半日来没有一点东西下肚，怎能不饿？”妈妈用手摸摸儿子尖瘦的下巴，十分爱怜地说：“这几天刮风下雨，你爸爸生意不好，刮国民党政府常来催捐催税，屠行老板又常来逼债。唉，这日子节节

有难，叫人怎么对付啊！”

森火望着妈妈悲伤的脸孔，听着妈妈忧愁的诉说，心里象无数小虫在钻咬，说不出有多么的难受。他早就听妈妈说过，爸爸以前是帮人家杀猪的，后来因为年纪大了，杀猪没有力气了，就在街头摆了个肉摊，向屠行老板赊点猪肉来卖，靠卖肉赚来的一点钱养活一家人；妈妈在家也揽了不少零活来干，捻苧线，织鱼网，帮人缝补、浆洗衣服，给家里添点收入。可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苛捐杂税多，敲榨勒索多，爸爸和妈妈就是这样辛勤劳苦，仍然混不饱一家人的肚皮，家里三天两头的断炊。

他也听妈妈多次说过，他们本来有弟兄六个和一个姐姐。只是因为家里穷，一个哥哥在两岁多的时候就饿死了，一个哥哥在一岁多的时候生了病无钱医治，病死了；他的姐姐在十一岁那年，爸爸妈妈为了还债，忍痛将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，没过几年也被活活折磨死了。还有一个小弟弟，三年前在逃荒的路上也死掉了。现在只剩下他和两个哥哥。大哥熬不住家里的苦，又跑到外面谋活路去了。一家人就这样死的死，走的走，眼下就剩下爸爸妈妈和一个哥哥了。

想到这里，森火的眼眶又湿润起来，更加体会到妈妈心里的苦楚。可是他什么话也说不出，只深深地

叹了口气。

“乖孩子！”

妈妈听了这长叹，忍不住鼻子一酸，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，滴落在森火的脸上和手上。

“妈妈，你不要哭。”森火摇着妈妈的身子，想劝慰妈妈几句，可一下又不知说些什么好，自己也伤心地抽泣起来。

妈妈抱着森火哭了一会儿，才松开双手，走到灶边，取下挂在墙上的空米袋，递给森火说：

“你去爸爸肉摊上看看，问你爸爸有没有钱，有钱就买几升米来。”

“嗯。”

森火顺从地点点头，接过米袋，重新戴上箬帽，又冒着风雨走出门去。

风仍在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，雨也在不停地下着。在这种大风大雨天里，街上摆的摊子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处。森火爸爸的肉摊子，摆在大街转角一处较宽的屋檐下。摊上没有人来买肉。森火爸爸独个人没精打彩地坐在一张板凳上，一会儿皱着眉头看看冷落的街道，一会儿又抬起头来凝望从屋檐上倾泻下来的雨水。他多想有人到他的摊上来买肉呀！他知道家里已经没有米了，一家大小都在饿着。可是，这种鬼年头，又碰



上这种鬼天气，肉摊生意清淡，又有什么办法！昨天欠屠行老板的帐没有还清，屠行老板已经放过脸色，不想再赊肉给他卖了。他好说歹说，今天早晨才又赊来一头猪的肉，倒霉的是到现在连半头也没有卖出去。要是再还不清帐，那屠行老板明天就真会拒绝赊肉，肉摊摆不成，以后一家人可靠什么来过日子呢？

“喂！给称五斤肉。”

森火爸爸正在为家庭的生计愁思苦虑，两个警察忽然来到他跟前。禁不住吓了一跳。因为这些家伙，专门敲榨勒索，来一趟就要揭你一层皮。他望望这两个家伙，一个胖一个瘦，心里直后悔没有早躲开他们。那胖子嘴里叼根香烟，翻弄着一大块肥里夹精的五花肉说：“来，就称这一块吧！”

“先生，你们行行好。”森火爸爸好言央告说：“我是

小本生意，你们常来吃平价，我实在亏本不起啊！”

瘦长个子听了这话，三角眼一瞪，骂道：“别他妈的噜哩噜嗦！老子向你买肉，又不是白拿你的。”

恰在这时候，林森火也来到跟前，正惊恐而又厌恶地望着两个警察狗子。

“你们吃平价，拿五斤肉只给一斤肉的钱，和白拿也差不了多少哇！”森火爸爸分辩着，又指指身后的森火说：“你们看，我家孩子刚拎着空米袋来，一家人到现在连中饭还没有着落哩！”

“谁管你中饭有着落无着落，老子是来买肉的。”矮胖子不耐烦地说。

“你到底称肉不称肉？”瘦长个子用拳头敲着肉案催逼。

“你们要买肉，就得按市价付钱。”森火爸爸仍然不肯称肉。

“什么，你想抬价卖肉！”瘦长个子一手捋腮，一手指着森火爸爸的鼻子，大声威胁说：

“哼，你敢抬价，老子就办你个扰乱市场的罪！”

“先生，你这是……。”

容不得森火爸爸反驳，那个又矮又胖、满脸横肉的家伙，猛地摔掉烟蒂，象凶狗似地扑上来，打了森火爸爸一巴掌，又恶狠狠地吼叫说：“再噜嗦，封掉你的肉

摊，关你几天监牢，看你识相不识相！”

森火爸爸被逼得没有办法，只好忍气吞声，称了五斤肉给两个伪警察。

两个伪警察得了肉，只丢下很少的一点钱，就得意地走了。

林森火眼瞅着这情景，气得眼里都要冒出火来，真想冲上去把肉夺回来。可是，爸爸没有动手，他一个小孩子怎么好动手呀！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两条披着人皮的狗把肉叼走了。直到他们走远了，森火才侧过脸来问爸爸：

“爸爸，刚才警察狗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还手呀？”

“我们老百姓，惹不起他们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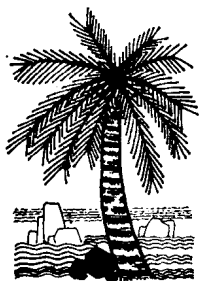
森火很不服气地说：“怎么惹不起？你会打拳，还怕打不过两个警察狗？”

“儿呀，你年纪小，不懂世事。他们不是两个人，他们有一大伙，有权有枪，这是他们横行霸道的世界啊！”森火爸爸低声地说。

他看到孩子气得直喘粗气，又说：“唉，这世道反正穷人没有道理可讲，吃了亏只能往肚子里吞。穷人只能是活一天挣一天，挣到哪天算哪天吧。我要是还手打了警察，镇公所、警察局会放过我吗？咱们家在这个镇上还住得稳睡得安吗？”说着，他低头数了数伪警察

丢下的几张票子，递给森火说：“孩子，你先去买两斤米吧！”

森火没有接钱，他紧紧咬住嘴唇，盯着伪警察远去的背影，盯了老半天老半天。



在失学的日子里

森火家的房前，有一段很长的斜坡，从斜坡走下来，就是一个不大的海湾，涨潮时湾里灌满了海水，退潮时又是一片泥滩。由于海水的冲刷，泥滩上总是留下一道道小沟，岸边高处渗下来的海水，又顺着这些小沟流回到大海里。小水沟又连接着大大小小的水湾，看上去真象地图上的河流和湖泊。

一些贪玩的小鱼、小虾，好象忘记了应该跟着海潮及时地回到大海里去，还在这些小小的水流里游来荡去。还有那些调皮的小蟹子，海水一退，也都从洞里爬出来，寻找着海潮给它们留下的美餐。然而这些小东西，又都成了穷孩子们的猎物。抓多了拿到集上卖掉，多少还可以贴补一下家里的用项。

森火已经有一周多没有上学了。他也背起了鱼篓，参加了这个捕获小鱼小虾的行列。

这天天气倒是很好。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

彩，太阳照在身上，暖烘烘的，虽然有点风，但也不算冷。森火和几个穷孩子一起，趁着退潮的时候，来到这海湾的岸边。他们把衣服脱在岸上，身上只留条短裤，腰间挂着个竹篓，踏着没脚面深的泥糊，有的在捉小蟹，有的逆着一条条小水流，追扑着小鱼小虾。

“哎哟！快来呀！一只螃蟹把我的小手指给夹住了！”一个瘦小的孩子，大声地喊起来。

“快把它放到水里去，等它松开了再重抓。”森火满有把握地给小伙伴出着主意。

“你们快看呀！我逮住一条大鱼！”又一个小伙伴一边高兴地喊，还一边把抓到的鱼举了起来。那条大鱼好象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使劲地挣扎着摇着尾巴，把一滴苦涩的海水溅到了那个小家伙的眼睛里，结果稍一紧张，大鱼从他手里逃了出来。

“唉呀！”就近的几个小伙伴都惋惜地替他喊了起来。

还好，那条鱼落到了水沟旁的泥滩上，只滚了一身泥，又被装到了鱼篓里去了。

孩子们你嚷我喊的，给这个平静的海湾，带来了不少生气。

小伙伴们摸了好一会儿，大家的鱼篓都有点沉甸甸的了。这时，太阳已经西斜，阳光已不象刚来时那